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三、斬紅蛟 巧得皮衣

天寒老人棘荊之子大俠棘開和婁、秦諸俠一樣都是好量，舊友新知十分投契。自從那日到香粟村轉了一轉，便往森林參拜父親和三老。只去了一天，便應諸俠之約回到香粟村，說天寒老人已被留住，特來此間做客。每日飲酒說笑，閒來指點村中少年和諸小俠用功，中間也隨同諸俠去往兩山交界接班，雙方日子一久情義越深。小鐵猴侯紹業已回轉，只侯元一人形跡無定，有時住在巴家莊，和幾個相識老賊一起，中間曾經離開兩次，但未往東山這面來，也無消息傳達。

眾人先見他久無音信，還恐露出破綻，吃人的虧，後向西山土人探詢才知無事，偏是一面不見，好生不解。棘開原與相識，也頗懸念，這日忽說：「多日未往森林探望父親，他老人家本來要往江南訪友，被三老留住，說我師弟兄三人和你雖不同師，也是多年骨肉之交，難得久別重逢。」

「山中風景物產都好，我們四個老頭子何不同隱一處？如嫌森林黑暗，山中有的是好地方，等破了賊巢之後另外覓地同隱，省得知己骨肉之交常時天南地北，一別多年，連音信都不知道。家父本為探訪黃龍山青杪林猿長老的蹤跡和所得《火真經》而來，目前剛得到一點線索。」

「此去江南也是為了此事，尋一老前輩商計，被三位伯父一勸便答應下來。江南雖還要去一次，但在除害之後，去不多日仍要回來，與三老同隱。我已離開多日，打算前往拜見，就便請示機宜，諸位以為如何？」

眾人知他來去極快，雖然相隔重陽已近，賊黨越來越多，萬一有事便要少一好幫手；但想天下事沒有這樣巧法，這四老前輩多日無人來往，祖公達第二次走時因和大家一見如故，年輕好勝，喜事疾惡，曾有稟明師長，日內約了龐浩師弟來此相聚，暢談些日，就便相助除害之言，也是一去不來。

公亮、秦真對他尤為想念。還有寇公遐、林蓉夫婦人早復原，日夜都在用功。公達帶信，說他二人大蒙師長鍾愛，又經公達送了一丸靈藥，短短十來天已將師門真傳領悟，功力大進，大約月初頭上便可回村，候到除害之後再返師門。今已九月初六，還無音信，想托棘開探詢，問其是否回村一行。為了連日賊黨均無消息，暗中行刺，陰謀偷襲，上次連受重創，來的人全數送命。

人少不敢來，人多必被自己警覺，料其不會再來犯險。真要大舉，定必命人正式挑戰，約期一拼，不會這樣安靜。棘開來去神速，至多明早必回，共總半夜的事，哪有這樣巧法？全都請其早去早回，能將公達等四人約來，加上一個紅牯更妙。棘開笑諾，匆匆馳去。

已涼天氣，秋風蕭蕭，草木已早黃落，只村崖上的丹楓霜葉分外鮮明，映著斜陽，火也似紅，與那五色繽紛的菊花互鬥秋光，清豔奪目。瞬息之間，垂陽匿影，晚照頹光，回顧一鉤新月業已掛向疏林遠峰之間。蒼煙四起，暮色微茫中，男女諸俠均在平台之上同吃晚飯。因覺重陽將近，敵人越是安靜，越是狂風暴雨將要降臨的預兆，表面無事，暗中卻有劍拔弩張。

自己這面雖然戒備嚴密，到底要加小心，以防事變倉猝，措手不及。由棘開走的頭一天起便彼此約好，飲酒不許過量。當日留守的又是公亮、虎女和荊氏弟兄、伊萌、石野兒長幼六人，倒有四個酒量有限，石、伊二人雖因稟賦特異，酒越吃多力氣越大。一則酒能亂性，二人年輕喜事，酒一吃多越發膽大，又非臨敵之時一味蠻殺，當此全副心神戒備還恐疏忽之際，再添上兩個小冒失鬼，一旦有事便難應付，師長曾禁多飲。

尹公超、婁公明、蒲蘆和衛青娥夫婦、秦氏兄弟和小鐵猴侯紹、鐵漢和五六十個少年勇士，還有新來的十幾個好友，俱部分班在外埋伏防守，不在村中，蒲、秦諸人往替婁公明、尹公超，已去多時，尚未回來。伊、石二人對師均極恭敬，事前奉有師命，在數日之內不許貪杯，自然不敢違背。公亮心想：幾位能手都在外面，雖是防禦周密，層層隔斷，不怕敵人飛渡，天下事到底難料。互一商量，連平日照例幾杯敬客酒俱都免掉，把夜飯吃完。

四面一望，新月光中，村人因恐有事，老早分頭吃完夜飯。秋風又涼，山中夜寒，人都歸屋，不是奉命輪守的壯士，誰也不走出動，各地防守的人都埋伏隱處，一人不見。除平台上老少六人而外，到處靜悄悄的，連平日夜來燦如繁星的人家燈火俱都少去十之七八，偶然認出幾點燈光掩映在林樹之間，也不大亮。

山風陣陣，落葉蕭蕭，夜氣越寒，秋意已深，景物甚是幽絕。比起上月十五起到十八九那幾天，月華如水，滿地清輝，火樹銀花盛開不夜，又有巴家莊盜來的大量花燈，加上村人做製全數掛起，錦上添花繁華富麗之景，簡直相去天淵。

正說笑間，連那一鉤新月也被浮雲遮蔽，跟著一陣寒風吹來。

公亮笑說：「今夜天氣真涼。」

虎女方說：「這算什麼，離冷還早呢！」

伊萌接口笑道：「二位師叔，看這天氣恐怕要下雨呢！」

四人先未留意，聞言忽想起山中久未落雨。仔細往外一看，雲暗天低，星光全隱，知已有了雲霧，似要下雨神氣。

虎女笑說：「大哥回來太遠，莫要中途遇雨。諸位兄嫂姊妹埋伏之處事前雖曾想好，就近都有崖洞可避風雨，雨勢如大到底討厭，遲上十天八天再落有多好呢！」

忽聽洪鐘也似轟的吼了兩聲。虎女喜道：「紅牯來了，想必有好消息，我們快些看去。」

一條黑影已如風馳來，到了前面，果是紅牯，手中還捧著一大包東西放在地上，朝眾人叫了幾聲，便即轉身馳去。

虎女想問公遐夫婦日內可能回來，棘開和四老見面也未，在後急呼：「紅牯回來，我有話問！」業已走得不知去向。

一問崖上防守的人均說事前未見一點蹤跡，剛剛聽出牠的嘯聲，業已越崖而過。虎女迫趕不上，只得回去。中途遇見公亮趕來，見面急說：「皮衣送來了，共有九件之多。林中四老久無信息，天黑已有多時，突在夜間命紅牯送來，來去神色那等匆促，莫要事情快要發動了吧？」

二人邊說邊走，業已回到台上。

為了時期將近，眾人見那平台地勢較高，當中一幢樓房，三層樓頂本有一片平台，全境均在腳底，一面又可望到前崖一帶，連敵人來路那些山巒均可望見，本是以前訓練村人的帥台，由上月起便收拾出來，每日黃昏後諸俠在上聚會，飲食起坐，極少離開，便是日間也在二層樓台之上，無形中成了中軍指揮之地。

到時荊氏弟兄和石、伊二人正把台上原有的風雨燈點起兩盞，一同看那皮衣，虎女見過這類珍貴蛟皮，不以為奇。聞言想起崖上防守人所說，暗付陰天可慮。我們防備這樣嚴密，紅牯不叫那兩聲簡直無人知道。牠既能來去自如，焉知敵人沒有這樣本領？就說紅牯異獸動作如風，不是人力所能練到，這樣晦冥的黑夜，多好目力也不能看出數丈之外，正是仇敵偷襲暗算的極好機會。

自從四位師長命小師兄送信，不許去往西山窺探，以防結怨太深，使敵人多加戒備，於是成了隔界相持，暫時兩不相犯。實則我這一面地方廣大，人力分散，香粟村根本之地，又是偏僻一隅，所有村人都聚在這片山谷盆地之中，一被敵人攻進，來數一多，多大本領急切問也照顧不來，看似以逸待勞，不令敵人人村一步，實則反客為主。

巴家莊仗著地利人多，便於防守，我們每日埋伏巡遊往返奔馳，雖然腹心重地不易出事，為首諸人卻是勞苦非常。可是天下事有利有害不能兩全，以前敵人暗中侵犯，連來幾次均遭失利。近半月來忽然這樣安靜，分明有了戒心，不敢輕舉妄動。越是這樣越可慮，尤其這等風雨將臨的陰沉之夜更為討厭。

萬一桐柏山五惡和那些異派餘孽、江湖兇人仗著他們人多勢盛，分兵幾路大舉來犯，事情再一疏忽，不等發出信號，先被侵

人，就是村人武勇，這許多老弱婦女逃避不及，豈不受了傷害？同時想起紅忙吼聲，手勢是要眾人將皮衣穿上，不禁心生警惕，便和眾人說

公亮剛拿起一身皮衣毛褲，見石、伊二人已當先搶了一身穿上，先覺那東西油光水滑，色作深紅，十分好看，製作尤為精巧，但是尺寸均短，最長的通體不過三四尺，並還連上毛套，石、伊二人自然合用，身量高的不說，便自己和公明、公超都難上身。心想、這好皮衣做得如此短小，不能上身，豈不可惜？

忽被虎女提醒，心中一動，同時看出石伊二人所穿兩身，伊萌剛剛合式，野兒身子橫寬，手腳粗壯，本不相稱，下餘七套更瘦，先還發急說是大小，及至試了一試，忽然歡呼往樓上跑去。剛剛二次穿好回轉，業已週身繃緊，成了一個紅人，映著火光週身發亮，火團也似；微一動作便閃動起一身光波，流水也似。

妙在從頭到腳，除口鼻有兩處氣孔，雙目前面有兩片形如水晶的軟皮而外，通體沒有一絲縫隙，人也彷彿成了裸體，生來就是這樣紅人，與那皮衣合成一體。野兒原是赤身穿上，似覺難看，又在腰間圍上一片獸皮，穿上原有的羽衣披肩，紅白相映，光彩奪目，越發鮮明，羽衣上的鳥毛又和刺猥也似，看去活像一個怪物。

伊萌原是合衣套上，方喊：「這衣服可大可小。」見野兒這樣打扮，立即脫下，挾了一身最小的往下馳去。

公亮方始醒悟，還未開口，虎女已先笑道：「這東西乃海外飛龍島特產的一種海蛟，生來水陸兩棲，猛惡無比。恩師和二位師伯昔年海外訪友，途遇大風吹到當地，見許多未開化的土人正在海邊懸崖上哭喊，問知惡蛟行兇，當時勸說你們土人將別族俘虜獻與惡蛟，不是善法。照你所說，近年小蛟越大，已由兩條變成好幾十條，都是自己造成，最好同心合力將牠除去。

「否則惡蛟越生越多，人供給不上，早晚同歸於盡。土人先把惡蛟當龍，奉若神明，不肯相信，內一妖巫更是從中作怪，百般阻撓。無奈土人上來圍攻，想擒來人喂蛟，已被三老打敗，不敢反抗，最後妖巫也被恩師喝破好謀，將他攆入蛟穴，讓惡蛟撕成粉碎吞吃了去。

「等到那些無知野人醒悟之後，方始冒了奇險，由那好幾十丈高的危崖峻壁掩身而下，埋伏通往陸地的出口旁邊，當時殺死了一條大的，並用事前準備好的藤索把死蛟吊上，分與眾人飽餐，野人方始相信。因蛟太多，大小二十餘條，在陸地上走動雖然較慢，但是力大無窮，多麼堅固的石崖被牠長尾掃上，當時粉碎一大片，兩隻前爪看去和鵝掌一樣，比鐵還堅，樹木不論大小，當牠發威時節一抓就碎。身形粗大，牛頭血口，利齒森列，獠惡已極。

「殺那第一條蛟時蛟頭已斷，還奔騰跳擲了兩個時辰方始斃命。後又試出蛟肉可以強身健力不去說牠，如將外層粗鱗皮乘勢剝掉，取出裡層軟皮穿在身上，刀斧不傷。這東西皮有兩層，鱗甲堅厚，除卻頭頸間有三指闊一圈白線是牠致命所在而外，簡直無法傷牠。連用心思殺了十幾條，下餘潛伏蛟穴之內，每日怒吼發威。

「因出口已被堵死，無法人海逃生，日久腹饑，便自相殘殺，弱肉強食，撕吃上一兩條，安靜些時再起爭殺。蛟穴大深，又是水眼，人不能進。全島只此一條水源，不能下毒，再說也沒有那多的毒藥。三老向來救人救徹，不肯中途而廢，蛟又狡猾異常，不再上當。

「幸而那千百個土人經過半年多的勸告，業已大改常態，居然團成一片，不再隨意殺掠，跟著又把雙方世仇，附近一座小島上的野人感化過來。一面教他耕織之法，尋來野生五穀做種子，當年便有收穫，野人也都喜極，解去多年宿仇，合在一起，照三老所訂公約，耕織漁獵為生，改去以前互相掠奪，終日不是害人便是被害的惡行。人都能夠安生，心思也靈巧起來，最後還是鄰島野人試出一種迷人的藥草，大量塞在野獸腹內，總將下去。

「又想出種種方法，前後一年多，費上無窮心力，方始開闢水源，聯合兩島野人，將惡蛟一網打盡，並還想下預防之法，方始離開。走時，土人哭聲震野，送了好些蛟皮。

「這東西連針都紮不透，尋常刀劍任多鋒利均難傷牠分毫，製成衣服穿上，比什麼盔甲都好。妙在可以伸縮鬆緊，就這最小的一身大人也可貼肉穿上，彷彿生成皮肉，靈便非常，寒暑風雨均不能侵，端的防身最妙之物。不過制時極難，針線無用，須用本山特產的樹膠黏上，用微火烤上半日，再用鐵錘開板壓平，使其連成一片，再將樹膠去掉。

「穿時先套雙腳，再套雙手，未了再將胸前這條蛟筋帶一拉，戴上頭套，將牠結好，便全緊繃身上，和沒穿衣服一樣。因頭套下面長出一段，恰將頭頸前胸之間的結扣皮帶遮住，所以絲毫看不出來縫隙。以前也只聽說恩師藏有此物甚多，並未見過。

「直到那年分手時節，給了我一件緊身背心，沒有釦子，要由頭上連手套下，通體透明，恩師說是剛生小蛟的內皮，可以防身，別的未提，我也沒有多問。日前方始聽說得這蛟皮經過和那功用，沒想到這等鮮紅。想是恩師知我歡喜乾淨，不愛雜色，那件緊身背心用藥制過，我至今還穿在身上，非但洗滌容易，一抖就乾，並還冬暖夏涼。

「可惜我只一件背心，不是全套，這血一樣的顏色我不喜歡。這九身皮衣你我如其無份，日後我向恩師還可討上兩件。據說就這薄薄一層穿在身上，便是隆冬風雪天氣酷寒，也感不到一點涼意；夏天偏是週身涼陰陰的，不過每天都要脫洗沐浴，免將毛孔閉住而已。」

話剛說完，伊萌也將衣帽穿好，變成一個小紅人，連蹦帶跳趕將上來。

野兒見他學樣，貼身穿好，急切間尋不到獸皮，用布條在腰間，方說：「三叔房裡有好幾張豹皮，當時可以製成圍裙。藍布顏色不稱，多麼難看。」

公亮已將皮衣試過，果是寬緊如意，虎女勸他到下面去，貼身穿上舒服得多。

公亮笑說：「我們土人，那等穿法太不雅觀。」

虎女笑說：「呆子，你們不會貼肉穿好外罩自己衣服麼？無非把臉變成紅色，有什麼難看？」

荊氏弟兄也在試穿，發現每身皮衣都有名字，除公明、公亮、虎女、公超，石、伊二人之外，還有三身：一是小鐵猴侯紹，自己弟兄每人也有一件。秦氏兄弟和蒲蘆、衛青娥、棘開、侯元、鐵漢和新由長安得信趕來雲老武師的次子雲駿。三子雲駿和四個門人，幾個代約來的能手，夜行俠鐵掌孫武功俱都無份。

虎女因秦真嘴甜年輕，平日投機，相識在先，又都有些童心，少年天真，比起別位英俠較為親近，見他和鐵漢兩人無份；荊氏弟兄人甚慷慨，對人誠懇，不去說他；小鐵猴侯紹和乃叔一樣，性情古怪，又是那麼猴頭猴腦，別人一樣滑稽，均覺有趣，獨他叔姪不大投緣，人又那麼心狠手辣，說起話來刁鑽刻薄，雖是對付敵人也覺過分，他偏會有一身皮衣。

像衛青娥那樣好人都沒有得到。這類蛟皮珍貴已極，恩師人素大方，既然注有名姓便是相送，並非借用。都是一樣交情，為何好些人都沒有？心中老大不平。雖未明言心意，卻代秦真、鐵漢、衛青娥三人抱屈。荊氏弟兄覺著這樣萬金難得的珍貴防身利器忽然得到，心雖驚喜，但想秦、蒲諸人俱都無份，意欲轉讓。

虎女恐他弟兄誤會，忙說：「荊兄昆仲這次出力最多，本領既高，人又極好，自然該有一份。家師和二位師伯向來料事如神，既然指名分派，必有深意。也許他們諸位用牠不著，所以未送。我是為了共總二十餘人，就是前日新來的諸位事前不知，蒲老大哥夫婦和七弟、鐵漢他們也應該有一件。那日原說十一件，另兩件必是留與寇兄夫婦。

「我知這類蛟皮家師秘藏多年，為數好似不少。日前聽說二位師伯所藏更多。還有蛟爪製成的兵器。不知怎會把這幾個出力最多要緊的人遺忘，令人不解。仇敵人多厲害，就是用牠不著，每人送上一身，穿在裡面也好得多。這一身由我讓與七弟，我不要了。」

公亮聽她語氣不快，知其性剛，和秦、衛、鐵漢三人交情最厚，和諸位英俠全都投緣，公遐夫婦交情更深，只侯元叔姪非其所喜。

時已不早，公明、侯紹就要回來，恐其話說越多，露出口風，得罪了人，忙說：「雲老前輩老謀深算，此舉必有用意。紅忙來去甚急，怎知不是算準地方分頭送去，你這樣抱不平多麼冤枉？萬一有人走回，聽錯了話發生誤會，都是同道至交，無心開罪，豈不冤枉？我們快到樓下換衣服去。今夜皮衣匆匆送來，我似有些警覺，莫要有什麼變故，不及更換，那才糟呢！」

虎女聽完，嬌嗔道：「你怎隨口亂說，莫非你換衣服也要我同去麼？」

公亮知道把話說錯，忙分辨道：「我是說連二位弟兄一齊都到下面，分別貼身穿好再走上來，黑暗之中紅衣看不出來。大哥、侯紹和公超大哥照理早該相繼回村，至今沒有信息，天色如此陰暗，惟恐有事，見你生氣，一時話說太急，並非要你同去，這樣認真作什？」

荆氏弟兄人甚機警深沉，早就看出虎女和侯元叔姪話不投機，見他夫妻為此爭執，虎女有話不好出口，公亮更恐別人誤會。仰面一望，雲霧更低，大有雨意。忽然想起燈光觸目，老遠均可望見，好些可慮，忙告公亮，命石、伊二人將那兩盞風雨燈熄掉。

同到下面分別換好皮衣，走上頂層平台，見那皮衣還剩有三身，尹、婁、侯三俠過時不歸，無一回轉，心方有些驚疑。因由香粟村前崖起三十里內有好幾處埋伏，並有馬步兩隊分頭逡巡，往來接應，也未得到一點消息。正在談論，荆氏雙俠更早看出不妙，只未開口，提議去往崖上察看。

剛剛走下，四人都將皮衣貼身穿好，外罩衣服，只是一張紅臉還不怎顯。伊萌已將豹皮取來，由石野兒用針線匆匆縫成短裙，圍在腰間，二人差不多高矮，一胖一瘦穿上這身其紅如火的皮衣，雖在暗影之中，人一走動仍有光影浮泛。野兒羽衣如雪，黑地裡看去宛如一蓬灰白影子，帶著一幢暗光，離地兩尺，凌空遊行，活像兩個怪物。

這時剛穿停當，荆氏弟兄一走，想要跟去，公亮方說：「你兩個忙些什麼？此時防守的人均在外圍一圈，內裡空虛。你師父他們尚未回轉，萬一敵人暗中偷襲，掩了進來，只剩我和你雲師叔如何顧得過來？」

兩小弟兄剛剛應諾，猛瞥見崖上信號一閃，知有自己人回來。

隔不片刻，侯紹忽然趕到，見面便問：「皮衣何在？尹、婁二位伯叔現在中部一帶守望，本來業已回轉，忽然遇見一人，臨時變計，並知皮衣送來，命我來取，詳情我不深知，只命轉告諸位伯叔師弟小心防守，以防敵人侵入，今夜也許發生變故，但是人要分開隱藏，並往環湖一帶察看敵蹤，無須再發號令，事前不被來敵看出才好。」

說罷拿了皮衣，問明穿法，便如飛馳去。

公亮正對虎女說：「侯紹人甚熱心，只是天性如此，性又嫉惡如仇，所說多是恨話，你聽不慣，所以不滿。其實你對惡人一樣痛恨，不過天性善良，不願多殺，如因言語之間與朋友發生誤會，豈不冤枉？」

虎女還未及答，伊萌插口笑說：「二位師叔料得不差，我也這樣想法。今夜非有仇敵來犯不可。果然師父、師伯他們業已得信。只要事前得信，知道賊黨要來，好辦得多，比方才放心多了。」

公亮笑對虎女說：「大哥和尹兄他們既然得信，有了準備，侯紹來去匆匆，敵人必已發動，就要到來。只奇怪紅忙將皮衣全數送到這裡，上面並還附有紙條，寫明何人所有，可見這九個人應在村中防守待敵，大哥他們三人怎會選在中部一帶？大哥向來行事機警，令人莫測，他們早該回村，此時未到，卻令侯紹來取皮衣，這一往返也有不少時候，於理不合。」

「又有休發信號，隱藏待敵之言，分明想把敵人引進，然後裡外夾攻，全數除去。來賊既非尋常，關係也必重大，村中還有許多婦孺不曾藏起，變生倉猝豈不受傷，如何未見發動隱藏信號，休說大哥，便尹七兄也無如此疏忽，是何原故？」

虎女四面一看，笑道：「你真呆子，等你想到，早來不及了！你看這樣陰黑的天氣，聽你平日所說，本地出產豐富，燈油更是有好幾種，取用不完。每遇陰天黑夜，燈光更多，尤其那些路燈均用石油，照例點到天明。方才燈光雖少，稀落落也有好些盞，此時下面一片漆黑，休說人家燈火，連路燈都不見一點。也許大哥早知此事，已在暗中發令，人都避開了吧？」

公亮先未留意，聞言定睛四顧，見環湖村落中忽有號燈明滅閃動，並還瞥見兩處持燈的人，身旁似有刀光微閃，動作極快，略現即隱，燈光又小，相隔又遠，又當有霧之際，暗影中和螢火蟲一樣，此滅彼起，分成兩路，時隱時現，一路傳將過去，甚是迅速。休說外人到此不會看出，便自己久住山中，不用心注視也難發現。回問三人可曾見到？

虎女心細，目力又強，還看到兩三點微光略閃，兩小兄弟竟一點也未看到。轉眼全滅。這樣陰天，號燈的光如此微細，分明事情緊急，行動機密，敵人業已臨近，為首的人已有一二回轉，才会有此舉動。心中一驚，方要通知荆氏弟兄令同準備，崖上號燈又接連微微明滅了幾次，表示前崖上人已同警覺。

因料公明、公超必有一人回村，估計敵人不會由前崖越過，多半仗著輕功高強，由側、後面兩處缺口掩進，當地雖有埋伏，先欺敵人不知地理，這兩處缺口又有危崖森林遮蔽，除非深知底細的人不會繞此遠路。村中共只兩三百個本領較高的少年男女，地方分佈太多，人力便顯單薄，全仗佈置巧妙，呼應神速，雖然一有警兆當時得知，這一大片地方到底難料。

長幼四人略一商量，公亮打算分頭查看一遍，稍有動靜立發警號，合圍上前，將其除去。初意先用號燈通知崖上的人，再分兩路環湖查看過去，準備暗中繞上一圈，將那幾處隱僻之地看過，回到平台，看公明、公超是否回轉，何以這等機密，回到村中連人都不見，便在暗中傳令，發出緊急信號，並命分開隱藏，去往湖邊查看。

平台乃指揮重地，發號施令，瞭望敵人在，如何共只四人還令離開，是何原故，快要起身，虎女忽覺不妥，力說：「你以為大哥和尹七兄此舉必有深意，以我之見，平台還是不能離人，哪怕留下一人。我們身邊均有信號，遇見敵人也不妨事，全數離開，萬一敵人偷偷掩上，豈不討厭？」

公亮笑說：「這伙敵人都是初來此地，休說不知地理，就算以前曾經到過，見此全村漆黑，必生戒心，只在暗中窺探。不問來勢強弱，未探明我們所在之地，決不敢公然走往明顯之處。我們平日常在平台上面聚會發令，所以看得十分重要。其實我們用以應敵，因離前崖最近，可以望遠，自然最好。」

「如以地勢來論，敵人拿去只有四面受敵，並無用處。如說高地，比牠高的還有，毫不相於。我料大哥他們也許料出仇敵心意，故露破綻，誘使上當，甚而分出一兩位能手尾隨在敵人身後都不一定。照我心意，恐還不止禦敵，也許當夜就勢發難，先把這頭一批強敵引進村來，一面從中截斷，使其兩不相顧，等他入伏之後各個擊破。」

「除去以後乘機反撲，出其不意，直攻巴家莊賊巢都在意中。好在兩山土人早就得到密令，一接信號，當時便可發難，尤其這樣陰雨天氣，相隔這遠，他正派了大隊人馬來犯，決想不到我們會以少勝多，並還深入虎穴四面圍攻。這樣好機會大哥決不放過。」

「但他向來機密謹細，只管準備周密，不到時機，除卻真有必須，便自己人他也是臨做再說，決不老早大驚小怪。我留心他有好幾天，近日老是獨坐沉思，便早料到快有舉動。黃昏前，蒲老大哥和五弟、七弟他們帶人前往接替，如在往日，至多黃昏左右必要回轉，就是近日天短，也不應天黑不歸。」

「又命侯紹送信代取皮衣。此時天已不早，還未見面，分明本心就要發難，忽又得到信息，或是四老命人通知，天色又是這樣陰晦，正好下手。想起我們人數雖少，但是計劃周詳，運用靈活，更有兩山好幾千個土人願出死力相助，黑暗之中仇敵連遭重創，膽怯心驚，本不知我們虛實，以為今夜來人均是好手，就不全勝也可探出我們強弱。」

「決想不到我們一段一段消滅過去，到了天快明前我們恰好趕到，與當地土人裡應外合，敵人還在等候同黨信息，我已殺將進去，此是形勢天成，真個再妙沒有。方才兩線燈光便是傳令老弱婦孺藏避的信號，敵人來的恐還不少，多半分路進攻，本村形勢也必知道大概。看這緊急神氣，雖未全數掩進，多少總有幾個，照大哥所說，沿湖搜索過去準能發現，四妹不信你就試試。」

虎女終覺村中房屋雖多，只這一處上下共有三層樓台，建築風景無一不好，敵人手狠心黑，只要一個被他侵進，必是見人就殺，見物就毀。這樣好一所公眾會集的樓台如被敵人燒掉豈不可惜？那幾株大桂花樹均是數百年以上古木，先就無法尋去，何況樓

內還有許多東西，自己和林蓉的隨身衣物，連同嫁衣，也在裡面。又覺村後那兩處缺口地勢隱僻，比前面還要險惡，敵人不會繞此遠路，要來必在前面。照說崖上防禦那樣嚴密，非存心誘敵決難攻進，不等近前業已發現，傳來信息。

平台地勢特高，又與四面相通，必由之路，來這一面又有一路，容易掩藏，來賊一到非往這裡侵入不可，越想越可慮。本來不願離開，無奈近日和公亮越發愛重情深，公亮一味堅持，說時已早起身，沿著樹林低聲談論，且說且走，準備到了前面湖邊再行分路，虎女因二人早就約定，大家年輕氣盛，又都性剛，夫妻之道理應互相敬愛，相親相諒，最忌爭執破臉，意氣用事。

為想白頭如初，老和婚前一樣恩愛，雙方訂好公約：以後無論何事，一有爭執，便看何人先說，只要合乎情理，或是事由兩可，第二人便應照他心意，不許各走極端，剛愎自用。心想，公亮所說非但有理，並還奉有公明之令，話說在前，不應逼他強依自己。如往台上坐鎮，公亮必不捨得離開，萬一因此誤事，如何見人？但又不捨那所樓台和樓中衣物，正恐與敵相左，和公亮並肩密語。

伊萌在旁，見前面已快分手，公亮夫妻還在爭論，又看出虎女遇到正事，並不像平日對公亮那樣隨便說笑埋怨神情，並未堅持成見，只恐撲空，又料定了仇敵是由正面攻進，惟恐錯過；不同去，又不願離開公亮，更恐誤事，兩頭為難。

心中好笑，想了一想，湊近前去悄聲說道：「二位師叔，前面便是方才所說那幾處可慮之地，我們說話容易分神，又恐敵人掩身在旁，偷聽了去反而不好。弟於也覺平台地勢高顯，容易被敵侵入，意欲回去代為留守，就是賊黨來犯，孤身一人不是對手，也可發動信號求援，不足為慮。」

公亮深知乃兄足智多謀，此舉必有深意，但恐愛妻不快，略一尋思，低聲笑說：「你去也好。我料你師父和大師叔不是算計敵人將由別路掩進，要我們暗中窺探，分頭殺賊，便是故意誘他上樓再行合圍，非但他二人至少有一個趕回，便是別位師長也必有人回村暗中埋伏，否則不會先發警號，也不告知我們，最好依他，決無差錯。」

「你雲師叔恐賊黨放火燒樓，也實可慮。你這娃兒機警膽勇，本領高強，又穿此一身皮衣，決不致吃人的虧，如往留守也好。野兒可往西面搜索，到了指定地方再分兩路掩回，同往平台會合，相機行事。底下不要再多說了。」

伊萌應聲飛馳而去。

公亮夫妻和石野兒便分東西兩路沿湖搜索過去。公亮、虎女行至中途，忽然想起，那兩隻猛虎先被公明、公超騎出，黃昏以前忽同回轉，吃了一點食物，便往村後森林缺口繞來，一直不曾再見。別的不說，單憑二虎的耳目敵人也難逃過，公明此舉是何心意實是難測，心中不解。二人腳程迅速，不消片刻已到對岸會合之處，沿途留意搜索，並無敵蹤，也不見有可疑之跡。

公亮四顧無人，隱身山石之後，正向虎女低聲悄說：「野兒動作如飛，應該趕到，如何還未尋來？」

虎女也覺森林就在側面，二虎目光最靈，照例老遠望見自己必要尋來，如何一個不見？又不便出聲呼喊。正想轉入森林尋找，公亮力阻，說：「林中地勢崎嶇，樹木太多，不用燈筒不能行動；到處都是險阻，如用燈筒，又恐敵人看破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見一條黑影沿湖飛馳而來，二人見他身量不高，當是石野兒趕到，剛同縱出，往前迎去。那黑影離身不遠，忽然飛起一躍十來丈，朝二人把手一揮，朝來路一指，便箭一般往森林中投去。